共二

黃江門下生語錄

閑山摭言 李橝所著

# 尤菴語錄

二

問 太祖徽號事曰麗末使臣至京師高皇帝謂曰爾國本王氏而今爲辛氏云此何事使臣歸傳其語辛禑大怒謀於崔瑩遣我 太祖及曹敏修犯大明至威化島值霪潦彌月弓弦皆弛士卒皆懷怨苦 太祖以爲藩國犯大朝於義爲逆雨潦又如此士皆怨苦天意人心可知爾遂回軍殺崔瑩廢辛禑時牧隱負一世衆望問其當立者則牧隱曰當立前王之子遂立禑子昌此其時事顛末也老先生以 太祖以下諸王廟號皆幾字而 太祖則反少故有加上之議而仍欲表章此事矣玄石以爲回軍以後事未善不須表章此與先生之見有異也然其

尊周之義大體既正如梅月堂是方外之士豈是苟於言
議者而輒作詩稱道清陰先生亦曰威化回軍大義炳於
日月似此議論恐當從之也曰漢高帝為義帝發喪未
必出於純然之天理而朱子表章於綱目矣曰然老先生
常引此為說矣吾嘗稟於先生曰當時辛禑昏虐日甚
大明如日中天而乃生侵犯之計為逆大矣 太祖若於回
軍之日舉此為罪彰義黜昏自正大位則豈不名正言順
其與受禪於恭讓王也得失相懸矣先生印可矣然當
時事勢有難容處如此者矣尹鑴嘗言圃隱不識我
太祖為真主不為翊戴以濟昏亂而乃欲區〻效忠於麗

王此便不是云此言如何吾嘗謂以圃隱之純忠大節而渠
敢妄加毀侮如此其禍心於此已見矣成道行下同
問老先生常稱清陰先生為朱子學又每稱以大賢而其謚
用勤學好問不用道德博聞何也曰清陰先生一生以小學律
身以伯夷為標準一以直道自持無少貶屈其畢竟所就
可以撑柱宇宙謂之大賢不亦宜乎朱子平日以直字為
法門宗旨至於臨簀特以是告門人清陰一生直道真有
得於朱子之訓謂之學朱子者蓋以此也然其自少所主在
於文章雖清修篤行而未嘗從事聖賢所謂格物致知
之道其於天下之義理蓋未嘗博觀而盡窮也此謚之

所以不得道德博聞之文也先師嘗稱其以朱子所註周子書講論於八十之年然真勤學好問也仲和嘗曰先祖初未有從事朱學之實而劉凝序却有云云請予刪改其意則美而亦似過矣且先生之文予何敢改也大抵聖人之功莫大於春秋而清陰乃傳其衣鉢於數千載之後夫以邵子之易得千載不傳之妙謂之大賢則況春秋是孔子莫大之道乎故二宋先生皆納拜於門下稱以先生而自處以門人盖又欲得其所傳於孔子者以自擔荷也大抵清陰少時人之知之者不過處之以一介敢言之士及爲承旨值仁弘誣詆晦退兩先生其繳奏之啓於兩賢道學發明纖悉朝論翕然

謂叔度學問儘高因此遂有文衡之議至丁卯赴京時值虜
賊東搶遂許 皇朝出兵勦賊巢又忒絕特然人猶不甚知
至丁丑事崔鳴吉輩直疑其好名遂有多少舉措及其
同因瀋館也見其不拜於虜前死生在前而無少懾屈始
竪降播使相信服後來其子弟如崔完陵輩嘗極口稱揚
至誠尊仰矣時有 皇朝臣張春者亦被執拘因喝辱萬
端而終不屈一日汗宴其羣臣使張春叅席春即以縲絏
之服直上坐於其公卿貴人之上汗詰其故答曰王人雖微序
於諸侯之上我乃天子之臣汝輩即藩胡也我何可坐於汝
輩之下汗大笑而赦之與清陰并稱其節義春短小精悍

望之亦似膽大崔完陵李判事皆嘗見而云然大抵吾輩今日得為高談無非清陰之德若無清陰則今之士子亦必裹冊東裝以赴清國科舉也如高麗時李益齋諸人儘一代偉人而觀其文字其尊奉胡元至誠一心令人羞赧不覺掩卷發笑然當時以此為義理當然不足深誅而其後裔之刊行其文集者李判書寅燁也其識見亦可知也今日諸家亦有多少論議如子益便說道統固當歸於道學君子至正統則無論其人之如何若統一天下則便可許之不容人之以意予奪雖胡元亦可與之又曰清人之於我城下之盟恥則有之謂之讎讐則未也　大明亡於流賊清人便自入據以禮

矣　皇帝有何可讎乎云云林泳則以為生今之世當自行王道
如孟子之說何必更尊　皇帝尹拯則以為吾輩生於大明
之世當為大明之臣若生於明亡之後者何必更守大明之舊
如仕於前朝者固是前朝之臣矣生於革代之後者何可
更為前朝之臣也此等議論不一而足然他人則已矣清陰
之孫不宜有此說也其謂當許胡元之正統者是不識內華
外夷者春秋之第一義也夫夷狄即一禽獸也非人類也女
主既是人也勝於夷狄而綱目既不與武曌以正統則況夷
狄之胡元乎其謂清人之非讎者亦甚惑　永曆弘光皇
帝之被害獨非我之所可讎乎曰當初奴賊敢與天朝相

抗肆其悖逆無所不至又賣我 國背父母之邦而與渠結好
者豈非讐乎曰然大抵子益負當世重望而議論往〻有
可異者如撰趙聖期墓文直曰栗谷之差處云〻其言之
輕肆如此極是可憂蓋其文字誠有不可曉處矣如農
巖集序歷論文章訓詁儒者之學而曰先生始用力文章
中間從事於訓詁至於己巳以後始爲儒者之學此却不然
吾亦與仲和相熟有素其爲學自早歲已自精篤雖從
事於科舉仕宦而勵志律身謹守吾儒䂓模豈可謂己
巳以後始從事學問也渠自謂兄弟間相知最深而其言
如此誠可異也至如所與崔相長書亦是失題其書謂

崔祖遲川欲害清陰云云豈其然哉當初完城雖嘗排斥清陰而其後同囚瀋陽見其不動於死生深加景服清陰初亦以崔也爲賣國之奸其後崔之議遣獨步自首入瀋也清陰亦頗肯可在瀋隔壁而囚言語相聞而不見顏面相與和詩崔詩曰公心非石終難轉吾道如環信所隨清陰詩曰從尋兩世好頓釋百年疑至其子後亮則以質子在瀋日侍清陰之側其凡言隻字皆收拾珍莊其尊慕賓服如不容口豈有傷害之意後亮氏於予爲近屬常常爲予稱道甚至又言清陰亦嘗親愛自家云云予嘗見谷雲謾語及之谷雲笑曰渠是九畹之外孫吾王父嘗與九畹交誼甚篤故愛之則有

矣豈以完城之子而愛之哉云矣崔錫鼎當時擧措若謂徵惠於己徒或是外家午人故爲此云則可也若謂其紹述其祖遺意則彼亦不服矣

問重峯霽峯之死白沙謂非節義是何故也曰此白沙習於聞見之誤而然矣白沙是權元帥之壻權與二公意見不同二公忠義奮發不計利鈍惟以向前辦一死爲期權則必求功成身全故嘗與重峯約期而違之二公之死權則以爲非所當也白沙熟聞其言而有此說矣然高公之辭否不可知而重峯則七百義士同時投死非忠義之感人也深而如是乎以是而謂之死於亂兵可乎

問黃義州事曰黃公亦募人密通中朝虜覺之僞作應
募人所與其妻書傳于其妻荅書具言主倅極力顧恤須
勿煩慮而爲往返云云虜得之遂令敎國殺之於南別宮前
此馬骨打以痁疾暴死於義州虜疑黃公密置毒而殺死故
爲此報復云矣
問黃俊良事曰俊良是愛日堂李賢輔之壻退溪與李公甚
相親至稱以先生故仍與俊良相從文集往復書尺頗加許與
矣記昔侍坐於同春先生案上有朱子節要一部亟取刀割去
其末卷所附俊良跋文仍曰俊良是乙巳奸黨附於李芑康
惟善倡爲請伸靜菴疏俊良時爲學錄傳擧惟善矣云云

其後見藕齋集康公墓文有其說矣新寧有退溪書院
配以俊良今其院儒以同春先考清坐公嘗宰新寧同春
隨侍之縣欲以享於其院余以同春之於俊良其痛嫉如此
決不可同於一院故以此言於院儒矣嶺儒於俊良莫不尊
仰聞我言必大生謗詆矣然此大事也不得不言矣頃年南中
儒生欲以尤菴享於崔致遠書院來言於我〻答以不可其
時京裡諸公多爲搢紳有司皆無異議而吾意以爲先生之於
崔道之不同不翅燕越故不許矣仍曰崔致遠文廟從祀之由
誠可笑也新羅之末麗太祖起而本以弓裔一將威信未著人
不歸附偶崔致遠所作二句語曰鷄林葉黃鵠嶺松青以

爲前知之語遂相率歸附仍成統三之業忠惠王時以當時
統合由於此二句謂有大功遂以配於文廟此見金富軾所記
矣其實崔是仙佛者流酷好佛法於吾儒大不干事矣问老
先生嘗以薛崔安諸人皆不合祀之文廟而辛酉釐正之時何
不并行斥黜也曰先師其時䟽曰如非大力量大眼目未敢輕
議當竢在後之百世云〻此其意盖謂後之公議自當斥黜
云爾
问老先生於澤堂甚加推重矣曰先生嘗見其文集而始知
其有實學也盖曰其議論一主朱子若不深用力於學问則不
能如此世人以爲韜晦不知其爲儒學也以是甚加推重矣

顯廟之喪尤菴入臨成服後即退出城外今 上恩禮甚至史官七輩宣旨先生不得已姑留西氷庫未幾因郭世楗䟽終於退歸矣蓋當時台旨絡繹者自 上欲試觀其去就嘗於前席教曰宋相其肯入來否清城則謂必入來柟則謂必不來其謂不來者意在叵測 上之恩禮頻繁蓋欲試之也亾徒懇先生復入遂有世楗之䟽而先生遂遽歸則柟說竟驗而 上心遂入其讒矣其時清城謂趙相台擧曰其時吾甚欲通聞于長者而時輩常疑我内通故不敢矣蓋惜其不即承命而遂中柟之讒說矣然使先生設或聞知而豈肯以此而有所變易其宿講之義哉亦必終於退歸而已蓋其時 先王之教

極嚴何可冒進也問清城挽末句中間一著事多嘅是指何事
耶曰是請遞罷趙持謙吳道一等事也曰清城此事自今觀之
却有力量似甚得體矣曰何但今見如此當時看見亦甚好矣
問先生處白軒之義曰先生與白軒初未相熟及至庚寅之變
白軒以死自當幸以得免自是頗相親與屢有書疏往復之
事矣最後事漸不滿意如救護許積徐必遠等事是也畢竟
強生崖異於　貞陵祔廟之議則先生尤大痛嫉矣其後　温
幸時尤菴以情病不得赴命白軒留都陳疏曰在野重臣不識
禮義竟不奔問蓋指先生也先生上疏待罪曰臣行已無狀乃被
無禮義之斥於孫從臣自此便與相絕矣問壽而康之云見於

几杖詩序此在何時耶曰此在祔廟議留都疏後先問耳同谿谷亦撰三田碑先生亦嘗不滿矣曰先生亦甚不滿至有沙溪碑文不可用之說矣其後始聞曲折則谿谷所撰文引楚滅江黃事以寓譏貶爲胡人所覺方欲殺之　孝廟以大君在瀋以二千兩白金贖其死云先生聞知其事以爲若然則雖撰其文於義何妨遂撰谿谷神道碑矣

問先生年譜似有一處可疑其撰滄浪墓碣註曰先生於滄浪初不欲以稱先生因尹宣擧兄弟累書力爭竟書以先生云云今按其文無稱先生處矣曰此非碣文之謂也是前面大字同春之筆也同春因尹家之力爭不得已欲書以先生問于先師先

師答以兄意若然則須書之云矣
睡隱姜沆景谷門人也壬辰之亂被執於倭奴在倭中幾年竟不屈而還西人則稱以蘇武東人則謂之李陵蓋嘗見疾於東人故也在倭中錄其風土謠俗甚悉名曰巾車錄門人尹公舜擧後跋以看羊錄刊傳于世

龍西尹元擧八松之姪也亦博洽工文詞丙丁以後以其父烇之立慬也遂不赴公車遯居鄉里亦不以學問自居樂弛自放其高風峻節與舟村相類

問先生處草廬曰終不失舊故之義時有問訊嘗約會於點洞尤菴往候三日草廬不至先生遂還、後草廬始果來云謗草

廬者以爲既約而背之瞰尤菴之還而始來初不欲相見也草廬子弟則以爲尤菴無意於相見故不少留待而遽即還歸云、矣蓋草廬之事只是自家畏禍苟免而已初無害於世道故未嘗有攻斥之言其待之與尹哥絶異其歿有祭文使宋相淹往奠則其家不受故祭告於墓所而歸矣

尤菴晩年筋力不衰予嘗往謁信宿辭退行數日有人傳先生有患候即更還謁則入戶先生不在矣詢之侍人則云俄者杖屨而出時適大雪出而回望則先生却以䯻冠木履坐在對峰梅樹下矣問楚山語錄老先生指擁以鎭曰此兒之夢甚異矣未知是何夢耶曰擁以鎭之父擁惟嘗爲　貞陵寢郎時守僕

夢一異常老嫗着長衣大裙謂曰懷德人改修我室廬云云時適
祔廟後也
問朴泰輔之誣辱睡翁罔有紀極而老先生聞泰輔之死甚加嗟
賞而曰此人前日所爲似只是識見未到而然非有邪心也云而
仍命去其文集中道及泰輔事者云云未知果然否曰其時
吾往謁於長城也以泰輔事仰白則便加嗟賞曰此人於我爲
讐而卒能善爲成就可尚云云所謂識未到非有邪心之云吾
所未聞且去其文字之云分明是浪傳矣先師疏中盛論其
事而此乃入公家文字何可去之也問老先生疏中所擧八松
挽詩稱美如彼而朴乃誣詆如此誠妄矣曰此非泰輔所爲

乃拯之事拯也見先生所引八松挽詩使曰此是刊行文字耶其意蓋以此爲先師之僞作也其言如此故朴亦如彼矣问世稱白洲亦忝廢母走請有之乎曰曾見一册子走請中有白洲名字而註其下曰以延祥詩入閼誤書未知此果宲然哉爲白洲覆蓋而爲之也然此時豈製延祥詩耶此已然矣而爾瞻之爲價使在西関也其子大燁登第徃覲白洲贈詩曰文星還與德星俱千里閼河興不孤想得西京新樂譜一時爭唱鳳將雛所謂文星指大燁德星指爾瞻而雛是大燁也爾瞻方謀害月沙無所不至而白洲乃作此詩其意蓋慮乃翁之受禍而要以此緩之也曾見

踈菴詩贈李天章道章兄弟來訪曰謫降人間舊習存王喬千載復還䰟一雙白鶴飛來處明月空山老樹村其親予之意可知盖雖外自韜晦要以脫父之禍而宗與善類相容情義相通故人亦不以爲咎矣曰如象村以七臣寵配而東陽尉不[illegible]論此爲更快人意月沙畢竟剛德不足矣曰誠然矣然象村納銀贖罪一事更遜一任踈菴一等矣曰象村此事識見誤入而然矣曰此固然矣雖被沙溪先生移書譙責而却更分疏矣问月沙物望甚重而反正後大拜殊晩豈亦有所坐耶曰似然矣當初光海母追崇時月沙爲禮判矣

先生語陳得事出示其時在太學疏本及所與閔公[illegible]書因曰其時我國押觧於彼人彼乃釋使還得等還由我境入耽羅以去有人逢着於湖南路中云問其時退憂公亦主押觧之議故静観齋詩曰春秋大義無人識石室山前痛哭迴云云未知果然否曰静観其時自謂未嘗有指斥退憂之意矣然退憂初蓋與鄭相致和諸人同其議矣時文谷出在楊山還言其不是退憂遂入對更言不可矣

問獨步事曲折曰丁丑後林將軍為義州府尹謀密伸誠款於 天朝募得僧人即獨步也崔完城議與之合遂遣獨步潜達 天朝奏白我國情実 天朝回勑奨慰其歸也為

清虜所得遂降於虜以其實告之虜令我國執送林將軍亡命
於是崔相遂自首赴瀋林將軍遂潛入 天朝用以爲將及大
明亡爲清人所得釋之不殺而歸之我始將軍之逃也在朝公卿皆知
之戚資以百金送之沈器遠則資送加倍於人其還也器遠謀
逆被誅而資金事發金自點謂將軍與器遠表裡相應欲亡命
招寇案以逆律 仁祖大王意欲原之而苐命加刑自點力主殺之
將軍有駿馬同日悲號而死 上尤感悟悔惜云初將軍畜妓
妾有美色而將軍尋常與同輩語必曰金自點罪可誅其
妾聽知之云命之後其妾爲自點所取悉以其語語自點故
竟爲其所搆殺女色之禍人如此可慨也先師臨終謂余曰獨

步後來雖負將軍然其初事甚奇於傳沒之殊非善ゝ長惡ゝ短之意須爲小說以附其後云而畢竟降虜事極大故不爲附記矣

問玄石䟽中所舉朴衡是何如人而其所立異於思齋者甚事曰未知其說矣但義可立異處則雖師說何可強同也如和事牛溪所處未盡則秋浦之異有何不可也今不論其心術來歷之如何徒以古人之與師相異者以相擬議則其果成說乎大抵玄石於此大故黑暗不分邪正是非而只欲調停者是甚道理其意本以尤菴爲未是而拯則只以犯分爲罪矣其平生與拯周旋甚熟其意念所蓄豈不揣知

而其所見乃如此誠可異也惟韋晩而覺悟己巳以後所以處拯者差強人意矣蓋曰故舊無大故則不絶所謂大故指惡逆也則亦難顯然相絶也自是一歲之内彼有數度書問則只略綽荅去而已

渼湖院儒請製兩丁祝文先生製之曰兩门高第三朝宿望晩節愈爀多士瞻仰問此何人書院耶曰宋判書奎濂也問晩節是何事曰是指恬退也儒生請額跋曰立朝五十年在官之日不過十年云云問甲戌以後不復起耶曰然矣此公少時尤有物望時稱春门四傑指此公及宋奎禎黃世禎李相吉也總角成進士容姿丰秀文谷取以爲妹壻弱冠登第爲翰林

孝宗稱其可愛而以俗談言之注書記之曰宋奎濂昆鷄一時傳笑矣注書記事遇有難書處亦頗窘窒昔申相景禛白曰干子用䟽理眞木爲好云〻注書記以藕里盖從字音相連也愚伏曰當書以䟽理盖眞木脉理䟽闊者最堅云矣昔年老先生稱和叔以俗語吾欲記之而難於書問諸叔九則曰以不易書之爲當云矣問老先生稱玄石是甚事耶曰因語及 太祖徽號事而曰和叔極不易得而偶於此事如此云矣

問徐必遠事曰滄洲之子金萬均當胡使時差宣慰使以其祖母之死於虜亂請避免徐時爲承旨啓請勿許其意盖

以爲祖孫之譬異於父子云云金竟以此得罪尤菴在鄉聞之
上疏曰臣兄時熹丁卯胡亂時往西關遇賊戰不屈而死臣
於胡使時敢回避特蒙 聖考恩許今萬均以此得罪祖孫與
兄弟無異臣亦宜伏萬均之罪云云仍陳徐之所啓悖理徐
時爲北伯按疏譏斥先生若曰山林宿德之臣明於義理而其
言如彼然則朝臣皆當懷私畜便而獨使至尊當危辱
云云於是趙楷以中學儒生上疏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夷狄知有父不知祖徐必遠是也自是屢疏務勝其辭益
肆其後戊申 顯廟益加恩禮於先生屢召不置又有繼述
先王志事之教先生承命入朝頗有所建白設施許積時

在相任於先生建議一一相同徐上疏曰許積不忠甚矣知宋
某之言必誤國事而一意為同云云盖積唉必遠以為口舌直
斥宋某必得罪譴須以此攻我則宋某無事於排擯而自
當退去云矣白軒抵人書曰載通之疏讀來如麻姑爪搔
背盖言其爽快如癢得搔也先生嘗稱白軒為麻姑相
問世人以尤菴之救護光南為咎其由折如何先生提說當初
光南受命詷訾之由云云仍曰當初少輩不知光南受命詷
訾之實直以光南為貪饕功勳釀成逆賊時先生被召
進住驪江趙持謙以承旨傳批仍以偕來之命留任十許日
日常進謁極言光南貪功搆獄之罪先生前此未知本末

驟聞其言深以先南爲不韙及至延郊玄石來見又問先南事何
以處之先生曰只當付之少輩之公論矣於是少輩大悅以先生爲
至公無私及先生入都始因諸公詳知其曲折始曰若以金某以泌
溪之孫不事家學投入於功名窠窟爲不屑則渠亦無辭俯服
若又以發告之不審只坐以罪前之律則亦非大事而必欲謂之
養成逆賊與誣告者同律則豈不寃乎於是少輩莫不駭歎
以爲長者因其哀懇遽變初見遂肆詆譏矣先生豈欲陳疏
若曰大臣之言如此臺諫之言如彼其罪有無臣不敢知云云而因
子弟所規諫止而不上矣其時余在鄉曲未詳委折矣李相世白
以繡衣來過留宿三日李是室人姨從故入坐內室無言不盡

予始聞其事本末甚詳後逢驪相叩之其言亦然二李其時問事郎也時驪陽因沐浴之行歷訪鄙所又言其事三子者之說若合符節而又皆可信之人故遂信光南之無罪矣其後追謁先生於蘇提討見諸公書牘則文谷書已失去只有老峯書而於光南極力分疏矣問金煥事果如何曰當初詗詧之時有行言以為煥是午人外名詗詧而內相通謀則將不可留矣光南聞之遂大懼怖亟令煥發告煥對以詗詧未審請少俟光南督迫不已煥不得已遽為發告重瑛所記諸人名字一紙上之按驗多無實李德周之被逮也供曰金煥若與矣身相知則必知矣身家在何處门

向何方請以訊煥〻曰家在泥峴大門向西門内有草堂與德周相見於其草堂德周曰此我脫免之秋也吾家門不西向又無草堂云然或者以爲門向西而有草堂者是德周之姊家德周見煥於其姊家云〻是未可知也曰金煥停啓事小生祖父亦與其論而與同議諸人被趙相愚之深劾然其時議停者如徐宗泰及尹彬是少論李國芳是小北據此可知是公論矣曰其事予未詳知但文谷亦以煥爲無罪時輩至欲劾文谷其時一邊論議之峻可知也

問老先生行狀胡至今未製耶曰當初先生臨命使予略記數行墓表其後叙九托行狀於農巖誌文於驪相叙九死

後先生子孫更不請撰於兩公昔年直齋家冠禮時予與仲淳
往會深以行狀之速成爲悶仍與海九仲淳聯名發書於宋都
正請得遺事共成家狀以爲請狀於農巖之地都正荅書却
云伊川歿後門人弟子餘存者非不多而年譜之成必待朱子之
手則今此撰狀何必汲汲云云其書如此故不得遂請於農巖矣
此盖出於都正諸孫一源婺源諸人之議非必都正之意如此而
第聞其意欲請於金判書達甫矣今則達甫又歿同甫要余
撰出而今余精力如此決無撰成之勢遂勸渠撰述要於文成
後往復商議則渠亦不無肯意而亦無分明承當底意須以
書叩之而亦無必答辭未知其果成否也

問畫像賛以一言闢聖路於將湮以一言殆無端的可指未知
先生本意却有所指否曰有之此指排斥尹鑴事盖鑴之以註
中庸也世人多捨朱子而從之者先師獨倡言排之至死靡悔
使今世之人知朱子之可宗而鑴爲異端叛賊此豈非闢聖路
於將湮者乎仲和又以集羣儒而大成爲未安此以孟子本語觀
之則夷惠皆偏於一節而孔子集其大成也然黄勉齋稱朱子
集羣儒而大成則非謂周程張子有所偏也以其業之益廣而
言之以此例之有何未安乎 問農巖所撰像賛如何曰儘好其於
先生氣像儘善形容然仲淳以爲此文没其題目而示人可知爲
先生賛耶盖以其專指氣像而不及先生工夫事業故也仍使

予別撰序遂撰成以爲於先生功程事業可庶萬一若先
寫仲和贊於上面次寫吾文於下方則彼此相應表裡全
備云矣或曰樓岩所奉真本只寫先生贊而不寫農巖
贊矣先生曰然乎其時仲淳寫之吾所未知耳
昔年兒子見仲和曰叔主何以不撰九菴行狀乎仲和曰吾
於九菴其尊慕之心與兄主何間也使我尊仰之誠少有未
至則當己巳罔極之日何以叙次遺事敦遣李弟湛以請文
乎耶當時固不敢望德地撰成雖一二句銘詞冀與成得之
非至誠尊慕則何以有此然今欲使我撰狀謂與朱子
一同則誠難撰得云云所謂兄主指予也道行曰農巖集

中尤菴書院奉安祭文曰恭惟先生旣降東偏其後考亭殆五百年泰山喬岳質則可比學焉而至隷得其似蓋謂其稟賦同於朱子而學得其近也其推之亦不可謂不至矣曰是則然矣仲淳每以仲和像贊不用五百字而用三百字爲未安此文則用五百字矣

問今世所傳同春先生丁丑書者是果眞的耶曰似是眞的矣問其說如何曰以吾所見則未見其當然矣蓋國亡君死則臣子義不可獨生且如江都之變不屈膝於虜庭則不得生也則亦有死而已南漢則無此二事豈有可死之義也如宋時欽宗之被執也李若水死之若水之死蓋有所由歟

宗初往虜營而還其後金人每請來見帝欲不往而若水勸往
往遂被執若水以爲帝之被執由於己言遂至於死其他忠賢
無死之者尹和靖亦自圍城免歸而朱子生於其後未嘗以諸公
之不死爲非義據此可見矣若以帝秦爲恥欲蹈海而死如魯
仲連之言則誠亦高矣然此則何必南漢也凡在我東土者
皆然矣問其書曰當 聖上之出城也牽裾叩馬爭之以死
社稷之義從之則舉一城爲忠義之鬼不從則獨死之方無
愧於頭圓足方矣此說如何臣之於君三諫而不聽則去之而
未聞其死之也曰然矣且君臣猶父子也子不以舍生責於其
父也明矣當初 仁祖有豈忍以青衣行酒之教則固善矣及

閒江都之敗遂有不得已爲宗社之敎則爲臣子者亦從李何矣尤菴當時以大君師傅入城非如廟朝諸人有訐謨諫爭也其責只在執覊靮以從大君而又自朝家定出若而人使之隨行則亦不得自由矣自是痛哭出城終身自靖是乃義理之當然也問此乃義理所關當時兩先生必相往復歸一而未有文籍可見耶曰此未有文籍矣

問退溪先生當乙巳參鳳城之啓先生曰有之退溪當時旣出而復入參鳳城之啓旣參而還出此未可知也權石洲有詩曰從來戊己可傷魂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衮衮終誰定毁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

掃氛翳高懸日月照乾坤兩學士指晦齋退溪一王孫指鳳城也文谷編次石洲續集呈于尤菴先生先生復曰此詩主意如此若知而載之則可矣若未知則恐當商量也文谷大驚拔去未知拔去果如何對曰拔去斯善矣然此等議論亦不可不傳於後世也如仁弘挾私憾而詆之固不可說若以公正之心論事是非則亦何可以尊畏先輩而有所苟也載之恐亦無妨也先生曰似然矣睦長欽嘗曰權韠不祥哉若使渠生存則必主仁城之論而敢詆先賢乃爾云云然仁城事何可比同於鳳城也曰仁城於昏朝力主凶論只此足以案誅矣先生曰然其論極凶直請弑之矣曰石洲議論高

爽行已正直如作詩極貧思菴松江兩公方世禍滔天而不
少頓忘矣此等處誠難矣曰畸菴登第唱榜往東岳家
石洲先已在座謂東岳曰是誰耶曰君豈不識鄭子容乎
曰子容是誰耶曰松江之子君豈不知乎曰松江之子耶然則及
第不須爲而先伸其父之寃其可也先生曰當時義理不明
利害之心勝畸菴之意盖以爲必須自家榮顯然後父寃亦
可獲伸故不計苟且其時出徃先加付黃而畸菴苟且周旋得
解付黃而赴擧登第矣其時登第故反正後首先除翰林矣
然何有於淸陰先生題其挽詩曰去年京洛一相逢形容颯
颯如枯蓬一杯未進拂衣去東飛社燕與秋鴻太學士都

御史黃渠一夢何忽忽平生酒伴李天章四海神交張相
公可憐一朝零落盡惟有八十清陰翁盖無一字稱許人
以爲善作矣盖石洲疎菴直道自持毁譽不爲者也然猶
是放懷事外玩世自傲者也清陰則坐在世紛裏中酬
應事務而其論議瓌瑋無少屈尤見其難矣
問義村之於江都有必死之義耶先生曰那時龍虜陷城張大
索曰欲降者入索右不欲者出索左於是右者不死左者被
殺義村亦必右而得生則能免降卒之名乎且琓原君自
江都入南漢也龍虜必抄名成牒以隷其行爲隷者亦必拜
辭於龍虜義村既隷其行則能免屈膝虜庭之累乎當

是時也雖士宗有可死之義也然入江都得生者皆與美村同歸失節而他人則無表・可稱者故別無是非惟美村自任卓然（如書示金慶徽曰杯酒非時薪膽即事等詩分守城堞等事）師友又律以十分道理故其累彰著耳蓋美村之先初入江都還陪其慈移于他島意或其時已有賊來之幾故也美村若隨此行而去或當初隨其父入南漢則無與甚好而既不隨其父又不從其母欲挺身抵敵勢去身淪至今爲其累德作世爭端甚可歎也（成番鴻下仝）

聞驪江睦村文言余見美村遺事記江都淪賊時事云蒼黃之際似若失性適中孝思見之謂曰何不歸見尊丈於南漢而直爲此舉措耶余聞其言似若喚醒云・且其言曰吾輩即

被虜中潔者余於此可見其實狀而未知潔之義又安居
守云矣先生略舉江都時事云虜兵長驅渡江尹昉至金
仙源所期以同死仙源曰余則死職耳相公則所任至重欲置
宗廟於何地而爲浪死計耶尹公然之入謁　鳳林大君〻
謂卿當往見龍胡喩以吾等徒以避亂入此到此地頭降
戰當待君父命矣今不問事狀直驅而屠戮似未可也以
此意用說覘察彼意如何尹相卽乘軺車馳進胡人群罵
阻搪尹公曰余一國之相乘軺車固也吾死無所恨君等任
爲之龍胡禁止之尹公始見龍胡喩以大君意龍胡請大君
大君不得已往見語與尹公合龍胡請書報南漢以珍原君

任其使琢原曰我年老宗室不可棄焉龍胡使轄軍十三人標名點閔尹宣擧自請預焉龍胡曾為虜使請和時尹請斬虜使故世稱點名時尹改名宣卜云漢路梗不得達既而　上出城而後始得報焉其潔字之義吾亦未詳意者被虜而拜官賬事當為不潔者彼則不然故云爾耶　金錫汝

問文巖言虜謂被虜人等曰屈膝者生否者死美村亦在屈膝中云誠然乎先生曰世固然云而無文跡未可知也蓋聞虜圍長索表界謂曰欲降者入否者出、、者亦多而美夷之際畏死之徒出而反入美村亦在入中云而無明文未可考也世人責其不死而或曰與妻約死或曰與友約死皆未醒然獨

有一事有可死者初旣避亂入城而自請于訓將願守城堞則
不可無統屬故上係訓局下卒軍人若義兵然上有將下有卒
兵敗失守則死固其職耳錫奎又問小生近聞同春先生素
知美村心跡著爲文字言其江都事不悔之實門人疑之同春
先生曰美村文集刊行後當知余言之不誣矣且聞美村遇老
先生于懷川老先生請同春先生會話同春先生嚬蹙曰吳
甫安用尹宣擧爲哉不得已往會云未知此等事誠然則以
兩先生相知猶有爭於爛熳者何歟先生曰吾所未聞也昔年
鏤板同春先生文集時宋炳遠主刪校之役見同春先生稱道
美村文字曰先祖與尤翁頗泥固宜老先生聞之大笑宋疇

錫自任都入覲老先生先寒暄而笑適曰炳遠之言何如也以
此揆之同春先生若著貶尹文字則炳遠之言似不如是矣第
聞草廬過同春先生〻戲謂曰子亦可謂迷矣〻則當設書院矣
蓋方議設魯西書院也此其不慊於美村之意可見耳頗處之
言金松崖慶餘事也或傳聞是訛歟 辛錫奎下仝
問少尹抵史局書出則江都事不悔之案可見已尹鑴祭文與
己酉擬書出則足爲不絕鑴之證老先生之疑美村者只在此
歟歎乎先生曰然美村既悔江都事則老先生嘗謂吾輩當
知尹宣擧爲後日別人而更交可也第記昔老先生嘗歷過同
春先生〻問何之老先生曰往山尹家多佳郎云吾將親往擇婿

及復路又過之同春先生問安所定乎曰摶即耳同春先生嘖舌曰惜哉老先生曰何也曰拯猶優耳老先生曰非所不知而摶即則查頓固好矣以此觀之其不滿美村之意一念猶在也及尹拯抵史局李畏齋端夏書出則老先生謂以拯之爲子必知乃父之心不悔江都事是必實狀也大疑之昔余過尼山小尹伯仲皆會話尹拯出美村行狀示余狀中載己酉擬書顛末頗詳余云尊丈平日一時意見雖或如此不必標載於傳後文字矣尹拯即抹去數文文字尹推曰不聽吾言矣聞老先生責言之後雖抹去何益蓋其所見誠愚也至禮訟起鑴徃善道家十餘日陰嗾焉老先生與權諰爲連

姻而鑴子義濟爲權諰女婿老先生寅緣聞知焉與美村講
明鑴包藏禍心之跡美村只謂善道爲小人至鑴則嘗伸卞
焉老先生毎三論卞辭理明正故美村不得已謂當絶交後與
老先生書變其前說謂鑴雖爲袁貞之嚆矢與袁貞有間
云爾則老先生毎惜其不嚴及鑴祭美村文有曰子謂我妄
嬰世禍則謂先生爲嫁禍士林而鑴爲被士禍之人此又所
以不得不來先生之疑也老先生沒名尹宣擧而不字之門人
質問答曰昔以友待之今非吾友何字焉
問崔錫文疏所謂只學朱書數十卷之說誠愚無知矣先
生曰此與余所聞正剌謬尹拯常言蒙先生德至深余所

親聞非一再光先生與尹家睽乖後語及尹拯事或下淚余
親見而語尹搢々々傳於拯々々亦下淚云平日情義亦可推見
也余初意拯不害為好人中疑其為推所中矣以後觀之真
無狀矣金錫汝
問即今申球勘罪羲村文字以誣 聖朝為言未知如何乎
先生曰羲村之於 孝廟感遇之心則有之矣安有怨誣之
可言乎只為欲洗身累妄為引重而自不覺其語逼原
其本情則非誣也臣之誣君為大逆不道以誣字勘罪則將
至於追刑而後已乎大抵申球之疏出於人々獻遴次且不
欲言之餘而似涉摘抉文字其漸不可長也僭妄等名

目似當矣主世教者宜私誅其罪而已不必上煩 天聽也
楊惲以誹謗文字見誅後世非之今若以誣字勘罪美村則
恐未可也辛錫奎下仝
問尤菴云尹宣擧侵誣栗谷先生爲蘊學而謂自上達處
入隱然歸之於佛學之科今日士林似當伸卞云未知疏下
之事必不可已乎先生曰彼尹意雖回如此文字包籠其跡
難明仍出示白沙所撰栗谷碑文論譬禹鑿龍門與其蜃
樓處及老先生所撰同春碑狀論上達處曰昔老先生門人
疑此段而質問先生曰伊川論明道處亦用此等說話未
可輕視今若使伸卞美村之輩引證此箇文字則此無明

白分疏之端且姜村遺事上段以栗牛兩先生比兩程彼若謂其下所論蘊學即道攻栗谷之人云爾則此何以立證而晰其不然之端乎昔者姜錫朋謂余曰牛溪之於栗谷同行同傳已極為榮而反欲為等第極可笑也吾於此友聞確論矣

問辛酉擬書宜有一番伸卞否先生曰不足卞也即今自上處分已無餘憾自下不當復有贅說助其紛閙以犯投合之嫌也使彼誣辱雖萬端秪見其不自量於栗谷尤菴少無所損而即今疏章駢積於 玉候違和之中添一煩瀆則不徒有妨於靜攝而亦足以助世途之波蕩此所謂逐鹿

而不見泰山者也

問尹拯學術曰彼遊先生門下殆四十年其所見知可爲士林之宗匠而卒不勝利害之私狼狽至此問其學識如此何故背師曰彼非不高先生之道學而卒背先生者有二事前有積憾後動於禍福也先生對拯極言其父不絶尹鑴之非雖不形諸辭氣而中心則固已積憾矣及其世道將変先生必爲禍首則門人弟子亦似不免故畏是而背之問彼何以預知先生之必及於禍也曰彼乃權諰之女壻而與鑴子義濟爲友壻其於換局之謀鮮有不知而恐動之言亦何所不聞也以此見之連姻不可不擇 成晩徵下仝

先生曰老先生先見不可及矣當初攻斥尹拯也吾輩及子
弟交謁更諫而不聽曰汝輩不識久當自見矣以今觀之尹
之情態漸覺難掩彼南柳兩相扶護希載以助彼輩者皆本
於尹先生初若不絶而使一國士類宗仰之則當與滅常之擧
吾輩必有所難處者世道尤至罔極矣以此言之先生先見
卓不可及而雖不幸而爲今日後學之幸則大矣或曰尹終
始不出又不言朝廷是非此隱遯之高致也先生曰彼自以爲
不干朝廷事雖如己巳之變位極列卿而默無一言矣及至
昨年獄事後卒然以保護　世子援疏而語意隱晦無異彼
輩之疏其意未可知獄事了當爲日已久而　少海尚今無恙

則所謂保護者何事此宗出於常情之外也　中宗朝安老黨以保護東宮為名而宗則謀害士林小人之所作為從古如此豈不懼哉

先生曰向來所尤極事者在於類編商確事而至以儒為名者世所重等語苟且成說不所則已所之則何可如是而止蓋極之侍師難容覆載而反為　朝廷之禮遏此宗世道之大害今人不此之[illegible]卞痛斥只以區區講確事作從大罪棄而反加儒宗二字可歎　成彌鴻下仝

問危山處義當如何曰生三之義聖賢不言差等則豈可以有嫌於父背君背師也今人徒知不可背君而不知師亦不可

背徒知君父無輕重而不知父師亦無輕重甚可歎也问情義
自不得一如平日耶曰背之固不可而往來门下或宜有踈數
之異耶然論以大義一如平日可也
先生曰尼山受源流修正之托於市南而反以爲美村所著
衆論紛然至於語窮則又以爲美村與市南共編其爲心
術誠不忍正視或曰謂之共編則似無不可先生曰不然老
先生嘗撰朱子大全劄疑跋終托以究竟之命正如尼山受
源流之托也我今與農巖諸人相與修正而農巖則曰我
所共編我亦曰我所共編先生囑托之意果安在哉
先生曰今尼徒言權某於美村曾有受學之恩且其祖

父以源流爲義村所著而以書請借於義村筆札尚存今於源流序文謂非義村所著何其恩忘師生言異祖孫所其受學之說固極無據而筆札云〻亦必虛喝若使先祖筆札真有如此者而使我見之則改之無難何處之有而徒事恐喝迄不投示其爲情狀不言可想也

玄石之於老少雖以調停爲務或有是非之糢糊其心則自初至終明知尼山之得罪倫紀（以李志遠欲見尼山玄石力言其不可見爲訂）至於當初老少論則尼山染於南人而又欺玄石故玄石初以老爲濁少爲清漸見所論趍附權貴之門踪跡鄙駭故畢竟是老而非少

尾山门人祭其師文出於崔錫鼎而稱美村有曰義漂華夷先生曰義村無他義漂華夷之事只有請斬崔鳴吉與虜使一事則崔以鳴吉之子孫豈可與尾相好又何忍稱道其事耶

问大尹碣文老先生文集所載是最初本耶曰然矣问尹拯母氏墓文老先生亦嘗製之矣曰然问其死也分明是自決耶曰何的知也但其言曰妻欲自決要與永訣某不忍見走歸士友所士友指權金諸公也然睡村嘗曰考其日字則權金之死在先而尹妻死在翌日此蓋探知彼此忌日而云然也然則所謂士友者已死矣走歸其所之云亦歸虛套矣

其言之無實如此則其他云云之說何足取信乎 成道行

問羲村抵鑴書沖菴復妃之論袁貞嚐矢等語尤菴疑

之云云先生還問曰復妃之說其命意安在錫汝次且不能

答先生曰金淨朴祥請復愼妃而李荇以為若復愼妃

則置東宮於何地云請罪金朴蓋若復愼妃則愼妃為

元妃元妃所出當為世子而 仁宗有不安之嫌矣是其復

妃之論為己卯乙巳之禍胎矣羲村曾以袁貞嚐矢之語嘗

加於尹鑴今若依其說而觀之則文義亦自可通矣謂礼

訟若為他日士林禍胎則君未免為袁貞之嚐矢也是戒

鑴之言云爾 金錫汝

問復妃事實雖如此而金朴則似是不失為君子李荇未
免為小人矣先生曰此其然矣李荇以是反禍金朴則終未
免為小人矣 辛錫奎
先生之喪既歸懷德聞時輩謂先生臨命使余復讐又余奈
文有誹謗語將請拿鞫云云蓋先生臨終說話有事業以
孝廟遺志為主之云故彼輩傳訛而然也予以禍機如此且
欲拜辭祠墓略歸黃江旋自懷德有急報仁一叙九兩哥
有竄配之請葬事將渴定以行予時僾悲甚而扶舁作行
葬事訖後將歸黃江時碑洞兄弟李相公濡在官村故自萬
義歷入見之聞老峯絕島之啓又發老峯出任平丘遂欲

詣則磚洞兄弟力挽以爲君於九翁則當不計死生於
老峯何必如此云遂被挽止一宿朝起念老峯之心益切遂
拂衣往見則憂悴已甚知其不久矣握手叙别而尋歸
路則又念文谷墓在近今既來此何忍不往哭因遂往哭
仍吊仲和兄弟與仲和兄弟同宿而歸矣成道行
崇禎再壬辰四月晦日余拜先生而問曰今番先生新陞
冢宰 上眷不可謂不重矣未敢知先生何以對揚 休
命先生曰孰之不敢出身已自三十年前決矣今不必新有
他意而知舊往往以出處問之實不可知也往者同甫以
書勸出曰今之除遇實有天人符合之妙云而我意則大

有所不然者故才答其書矣今晉叔又以書勸出曰使人知與西溪酉峰者萬〻不同之意云此實不知我意而然也余對曰他何曾不知只為西溪也恬退酉峰也恬退先生又如此則千載之下將以溪峰及先生一揆看了畢竟誰知君子小人所守自不同也他只怕此顧先生因其兆一出用則行舍則藏綽〻有餘裕故為此說也先生曰不然學他好處不學他不好處可也侮聖毀經背師殺師是他不好處也惟是恬退是他好處也如可為之豈可嫌彼而不為也且人各有所執溪之不出為其重疾曾發於筵中故因自廢不仕其勢則然也峰之不出為其母死於

江都故自誓不仕於虜在之世其亦自足故老先生亦
嘗云甬矣我之不出亦有不得已而然者孫露以来益無
進取之念閉門松楸只欲自靖之畫而不意虛名誤登薦
剡節次推遷以至于今則尤有山人索價之嫌豈可冒出
乎以故自不爲恬退而有似於恬退然吾何巧避哉若以
彼之爲恬退我不爲恬退云尒則設令彼之喫飯而我不得
喫飯彼之讀書而我不得讀書耶大抵飲水者自知冷
暖不必視他人以爲低仰也余對曰然則既聞命矣但所恨
今天下倒懸人心陷溺義理晦塞向所謂尊王攘夷之義
閑聖闢邪之道盡歸虛套漠然無知將不免舉一國盡

歸於夷狄禽獸之地此莫非尼尹輩所為而陰邪姦譎
百倍於其父之黨鑴矣先生受先師之垂教既不能出身
擔當辞而闢之則將何以有辞於天下後世乎先生曰子
以我出身擔當則先師志業可行云耶且道操風化之
權主邪正之下者豈非　君上乎　君上欲之則可如不欲
之則雖以孔孟程朱亦無如何矣是故先師之出於　孝廟
之世非為冢宰之擢也只為　孝廟之志也皇天不佑中途
見撤豈復有意於斯世也其後一出於　顯廟之世亦非
為右揆之陞也只為　顯廟以　先王之招〻之故不俟駕
而行矣不幸有徐必遠者敗而遂之平生志業一無有

遂終至於己巳之禍則君子之行道不亦難乎今則與
顯廟之世萬萬不同兩存兩用邪正混淆至有俱是儒賢
之教孰能以迂濶卒爾之言正君心之非下邪正之異哉
況我平生無才能而枉被虛名　上眷徒隆則盛名之下其
實難副倘若白首冒進見駁而歸則豈非可羞之甚者
乎廉恥一節士大夫大防未聞有先自忘廉喪恥而能匡
君正國者也顧此微臣受恩太過涓埃莫報則寧欲以
廉恥一節仰補風化之萬一焉不亦可乎余又曰倘使聖
上奮發大志復追　烈祖之遺業以所以招先師者招之
則未知先生何以處之先生喟然歎曰若以愚臣出以爲將

相則固不敢當如置之荷戈之列則雖老且病亦何敢辭
也因若出涕然或人
問復雪䂓畫曰若使當時便即擧事〻可成乎曰　孝廟
嘗言九王及龍馬兩將用兵如神與胡在時不可輕議但
當敎訓自强以待其釁龍馬死則至於仇良蓋輩不足
畏也及龍馬死　孝廟益奮然欲有所爲若天假之七八年
則豈但已也馬胡死於我境識者有言黃義州一皓置毒
殺之汗知其幾微故雖不明言而假他事必殺黃〻公者爲
馬胡報讐也與後淸胡敗歸寧古則必假道於我蓋聞自
瀋陽走寧古路甚惡不若由昌城江界〻上而行然則玩

鶴狄踰諸嶺不可踈虞必置大鎮等城增備且以卿
宰中有辞望者為都元帥鎮關西為要務廟堂固宜
念及於此君其歸告尊伯父也金信謙
問向日李重協所論服制事如何曰其疏蓋謂 端懿嬪服制自
上當改以大功而其疏出於已過九月之後勢須行不去矣且其
為說亦考之不詳矣其意蓋以 東宮是庶子庶子婦不當服
期云而未敢明說矣然此不識禮意而然矣蓋適婦期庶婦
大功此魏徵所定而國制亦然矣然此士庶之禮不通於諸侯以
上也諸侯則絶旁期豈有庶婦之服也儀禮曰為子期又曰婦
適大功是正服也又曰三世承重則為長子三年此加服也而其

下無婦加服之文儀禮又有婦則不可以正體論之文蓋爲長子三年者是以正體傳重三事也婦則是外家故正體二字旣不可論於此只有傳重一事矣旣傳重則無論嫡庶長次便可謂之適當用婦適大功之文矣當初禮曹參判朴鳳齡稟啓以爲國制爲嫡婦期而考諸實錄則 世宗大王於顯德王后之喪(文宗王后 文宗在東宮時先歿)服大功云則自 上命定爲大功其後朴又疏以 明聖大妃之於仁敬王后服期而稟啓時不爲并擧待罪云云 上命議于大臣大臣皆謂當服期遂改以期年矣蓋 世宗大王明習禮制故其爲大典則用魏徵之說以爲士庶通行之制其服顯德之喪則却用儀禮婦適大功之文矣今此服制當初若因用大功則正合於

儀禮婦適大功之文固得矣今乃謂非嫡子婦而改以大功則是
不察爲庶婦大功本非王朝禮所可通於諸侯以上之義也又不識
儀禮婦適之適字專爲傳重一事而設之故也問先生獻議如
何曰初以議大臣爲名故不敢以大臣自居不敢獻議再敎以爲
國家莫重典禮不可不獻議而并及李同甫諸人故不敢終辭矣
仍誦其說若曰謹按儀禮爲子期婦適大功是正服也婦則無
加服之文至如魏徵所定適婦期之制是士庶之禮而不通於
諸侯以上耶云、曰世人未識禮意頗以先生之議爲未分曉
云矣曰吾亦聞之矣自 上只詢服制故吾亦只對以禮文如此
合用大功之意自在其中矣若自 上問以嫡庶與否則當不

計利害而有所對矣今只論服制而吾反論以嫡庶則未知何
所當乎問甲寅年 仁宣大妃服制曰當初禮曹判書趙珩叅
判姜栢年叅議洪柱國等稟定以朞年矣其時判書之子相
愚與李僉知樟同直翊衛司晝出往見玄石以爲物議皆以大
功爲是於是禮曹不爲更稟便自改付標趙校理根在玉堂以
禮曹擅自改標草疏欲論校李公選諸人沮止而未果有都
愼徽者投疏以爲改以大功是庶婦之服也事極駭愕云云於是
上命下趙判于理仍命大臣以下會議賓廳而問以服制用適婦
子庶婦乎云云時退憂爲首相文谷諸公亦同叅議而未暇詳考
初對以不識禮意再詢亦然三詢之下不得已以庶子婦爲對自

上始有己亥年見欺之教而誦退憂于春川當時若對
以儀禮婦適大功之文則都無事矣惜乎以文谷諸公而
猶未察此致此顛沛蓋其時事機已誤雖無此事豈
得免士禍而自　上見欺之教則必不下矣世人皆認以尤
菴與知其事而其時先生在懷德實不聞知矣自　上見
欺之云亦謂其見欺於尤菴矣然當初四種之說亦非尤菴
之所主故其獻議以為古禮若不十分明白則無寧近從時
王之制為寡過此先生本意也其後許穆䟽引四種之說
而錯解其意故先生遂引其說以明其不然而已矣又曰
昔申君啓澄以為嫡適兩字義各不同嫡是正妻所生

之謂適是承重之謂也其後考字書有此說矣成道行下仝
問道峯並享時農巖之意以爲靜菴旣是主人配享爲
當云未知其見如何曰未知其意或以爲本不合並享而不
爲直說故托此爲言耶其所謂靜菴爲主配享爲當云
未見其然矣若以事理言之靜菴雖是主人後賢並享有
何不可乎元來靜菴獨享中堂故尤菴享於其東偏矣
雖移奉靜菴於西偏以爲分坐東西地告由移奉初無不
可矣大抵此事因泮任李箕翊疏請蒙允舉行初非預
相講定之事也其時農巖抵予書有所云云予答以此非
坐在遠外者之所當與聞者况在近京之地何不告知於京

裏少輩而乃有此云云也其後一邊人謗議閧然尹相趾
善至有疏論尹之言蓋曰此老廟享固非異事而但並
享於道峯則是從祀文廟之階梯故予爲爲此防杜之地
云矣於是諸議以爲辱及於先生又欲移奉於其傍近
別處予謂此則未安既經上聞於 宸聽蒙允舉行則便
是國家事也吾朝廷以爲不合更行黜罷則勢須移奉
矣不然而任意遷動則事体決不當矣其不爲移奉
則蓋從余言而然矣

# 開山擴言

九菴門人李公楫所著

我東方理學起於鄭文忠公夢周夢周傳之冶隱吉再吉再傳之司文金叔滋叔滋傳之其子佔畢齋宗直宗直傳之寒暄堂文敬公金宏弼宏弼傳之靜庵文正公趙光祖繼文正而起者退溪文純公李滉栗谷文成公李珥牛溪文簡公成渾也其間七傳被禍者四而並世諸賢名流皆與之同死故名之曰士林之禍然其死也各有所以或以殉義伏節或以記注直筆或以師友黨禍而禍之所由起則皆以忠邪之別見忤宵人因緣戚里讒搆爲之階也圃隱之死而因鄭道傳諸人而卒不免於革命之際佔畢寒暄之死只因金濯纓馹孫誤犯諱魯之義而柳子光與本房韓致亨交通以起禍也靜菴諸賢之死亦因袞

貞見斥於士流潛結敬嬪朴氏本家問安婢子而且交驩與嬪之父
洪景舟交搆以祟其禍也盖佔畢寒暄之禍起於弘治戊午燕山
四年一代名流殆盡而餘存若而人 又死於甲子之禍靜菴諸賢
之禍起於正德己卯而終於庚辰辛巳之獄盖庚辰辛巳之獄皆由己卯
鍛鍊未盡者而發案如戊午之禍未盡死者死於甲子之禍也 中
廟改玉戊午甲子冤死之人皆許伸雪而惟金濯纓馹孫以史筆
大諱魯之故竟不伸其幽枉焉柳灌柳仁淑尹任諸公之禍起於
嘉靖乙巳 仁明二聖相繼之際終於丁未己酉之獄盖乙巳之禍初
因大小尹交搆而起柳灌柳仁淑尹任三大臣賜死之後明年丙午
又加罪諸公又明年丁未九月又因良才驛壁書加罪乙巳丙午之

深竄諸公又明年戊申二月乙巳史官安名世以記注直
筆被極刑又明年己酉五月又因李洪男上變以起忠州之獄而屠
戮無辜又明年庚戌又因忠州之獄加罪諸人而乙巳上疏儒生安
瑞順鄭倫俱被極刑金應貞以寫疏遠配又九年戊午又殺稱寃史
筆之人則六十年之間士禍之起凡十有一矣斬伐芟夷之餘士論公議
其能否壓而芽出者幾希矣然而事往時移公論自定國家之寃伸
於我 朝之初其間不過十年無臨一獄諸賢之寃伸於 中廟之初
其間不過九年而惟冲菴靜菴之寃再至而再伸初伸於 仁廟之
末命則其間至於二十七年之久而明年又收成命於 文定垂簾之
政矣至于嘉靖乙丑 文定山陵甫畢思菴朴相國以訥齋朴祥之

從子為諫長我族高祖貞甫公諱鐸以己卯薦科賢諒之祖子又以貞
愍公安相國一家之親為憲長而己卯諸賢子孫如高峯奇大升諸公
亦在而司同時儕作接一脈無盡之士氣振萬世不泯之公議敗擊于五
十年盤據之厩里引進四十載淹滯之賢諒而其三年丁卯適當 宣
廟初政松江鄭文清公澈與栗谷李文成公珥倡率諸賢又能承推滬
廓清之後而請雪泉壤幽鬱之冤而貞肅公時以吏判案主其事輒
啓旋即回 啓施行而且建白以設郎別薦收用冤死士禍人之子孫請
復學行入仕人通南臺之規 宣廟初政所以山野諸賢出滿朝而壬辰
中興寔賴其力自乙巳至丁卯二十四年于茲矣噫戊午諸賢之禍適
當圓牧餘沆未遠國家元氣方盛之日故能伸其冤於九年之後而然

其子弟門生故吏猶不免被罪以死於己卯庚辰辛巳之年則其禍又
慘於戊午而乙巳之禍繼作於其後斬伐連綿於十四年之間矣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則其元氣安得不從而衰乎然而潘陽頻復否泰相乘
適會 宣廟之明聖又賴青陽諸公之扶護士論竟能舉皆昭雪於五十
餘年之後矣蓋乙巳之禍與己卯之禍相因當時元衡亦言乙巳叛逆乃
己卯之餘孽云以此仲虛之論發於朝野則雖自廟堂沮遏之及元
衡之敗前後九度士禍冤死之人次第伸雪而以其當朝諸宰皆參
衛社僞勳故廷議猶有所難柳灌以下諸賢伸冤雖皆次第舉行
而至如二柳只滌其逆名而衛社僞勳則初未能革罷幸賴廷臣力
爭十年亦賴 仁聖大妃臨薨哀懇而後始得一命之音於乙亥冬間

蓋衛社偽勳削罷 宣廟以為極難事也君上所難之事以萬一之幸而得請則一時諸賢雖同寅協恭戮力王室猶不免而余之所厚誣幽冤纔得伸雪之後人各異論士皆異心己卯乙巳諸賢子孫則懲毖太過祖澤未斬而家學邃廢不恥回面污行於仇敵之黨者往往有之朝廷士類則新舊交甚論議轉激東西朋黨之戰起而朝著遂以大亂矣以 宣廟日月之明猶不能無厭士之心而裁抑之論又自下而起而自 上遂以抑强扶弱為鎮定調劑之道每於一抑一揚之際黨論之起愈往愈甚則李文成亦謂此必為亡國之禍胎而每以至公血誠處於兩間百般調劑而竟未能解紛息爭而適足以起朋讒奇中之禍不能自免而充曰且為百年搢紳之禍云爾

謹按嘉靖乙巳春太學生爲靜菴趙文正公上疏伸寃而其疏乃湖
叟李延慶女婿生員康惟善所製也有曰先祖之學之正其所傳
者有自來矣自少慨然有求道之志受業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
直宗直之學傳於其父司藝臣叔滋叔滋之學傳於高麗臣吉再
再之學得於鄭夢周夢周之學實爲吾東方理學之祖云潛谷金
相公所撰己卯錄所載道統之說本出於此他無所考又按　皇明永
樂建議以西山眞文忠公私淑考亭而得其正傳許入弟子之列而
配享考亭之祠至正統年中又以其有扶世道之功配享文廟則道
之所在其報祀之典不以私淑而有異於親炙者也且當時親炙於
考亭者遍四海而至如勉齋黃氏則得考亭之嫡傳而元明之際

不得配於七十子之列而獨先承於私淑之西山而配享文廟者豈非
西山實有扶世道之功者耶近世以栗谷李文成公學無師承雖晩從
退陶質疑然非自少受業門下之比後學頗不許以退陶之正傳其
視 皇朝以眞西山許入考亭弟子之列而配享文廟者則所見何其
逕庭也重峯趙文烈公嘗斷然以栗谷承退陶之道統於其後栗[illegible]
精舍上樑之文有曰靜庵忠孝退陶學一脉胎、在石潭石潭即
栗谷也 右論師友淵源道統所傳士禍所由起伸寃年歲久延
惟我東方幅圓不廣風氣偏薄雖有箕疇之化未革夷虜之俗高麗
之衰人心陷溺綱常陵夷至於忠宣肅之際有父子之獄君臣之訟則又
純乎夷狄矣至我 朝革命始乃崇奬節義尊尚儒術鄭圃隱李種學

諸賢名以亂賊而誅戮終以忠節昭雪旌其門閭爵其子孫於是士重
節義人知廉恥此皆 列聖之化諸賢之教也正德丙子七臣之謀復魯山
弘治戊午諸公之不諱史筆當時以宋濂王魏崔浩之罪治之至 中
廟反正卽伸雪戊午之禍而七臣則雖不敢公訟其冤至 宣廟朝又因
筵臣委曲陳達而頗有嘉奬之旨且 世祖以權自愼與知七臣之
謀極廢 昭陵至五十年而後 中廟因己卯諸賢之建白改葬以配祔
於 顯陵而且 中廟爲勳臣所劫廢處愼妃於私第至乙亥 章
敬王后昇遐冲庵金淨訥齋朴祥上疏請復其位議雖不行而靜庵
諸賢皆以爲正論 魯山墓在寧越邑人世傳而識其處私設其祭云
已至 中廟丙子靜庵諸賢始乃建請遣承旨致祭 宣廟庚辰鄭

松江撤為方伯上疏又請改䓁其墓立標石 中廟朝己卯庚辰辛巳
之獄及 明廟朝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之獄一皆卞白伸雪於
宣廟嗣位後十年之間而天地神人之際更無餘憾矣國運不幸自萬
曆己酉至天啓癸亥十五六年之間繼以光海昏亂之政義理晦塞倫
紀斁絶密旨弘立全師降虜流醜四海幽廢 大妃戕殺同氣累起大
獄毒痛無辜神人之憤積鬱於幽明之間而 仁祖遂有反正改紀之
舉矣 昭聖大妃得復其位於八年之後而衆冤皆伸辜枉畢釋惟復
貞陵一事為 十二聖未遑之典矣至我 顯廟戊申我師門又為建
白而行之矣正倫扶綱之論至此亦更無餘憾而猶有邪說暴行作於其
間以致 中殿廢黜私第而然能竟復其位於六年之後蓋賴 天

心之悔日月之史而儒術之行士氣之正有扶持國家之功亦不可誣也
謹按 宣廟嫡無嗣後宮王子十數而臨海為長光海次之二王
子皆恭嬪金氏出也而臨海有狂易之病故萬曆辛卯大臣率
三司長官請對以建儲事禀 旨群下之意蓋屬光海也 宣
廟不從至竄諸臣於絕塞 上意蓋在信城也及壬辰之亂
大駕將西幸朝臣請立世子以係人心而是時信城已卒矣 宣
廟從之始乃立光海為世子癸巳秋 宣廟在海州下傳位東宮
之教大臣尹斗壽柳成龍等防啓及 大駕還都遂遣使請封
于 天朝則禮部以越次擾禮不許至甲午 宣廟因和議奏
請事又下傳位世子之 教至於西厓柳相公牛溪成文簡公上疏

待罪而後已辛丑冬禮曹復請遣使請封　宣廟下教曰壼位久虛而不請冊妃先爲此請何也時　懿仁王后上仙已經年故也明年壬寅冊繼妃金氏是爲　昭聖王大妃也丙午永昌大君㼁生丁未　宣廟疾大漸以密符招大臣永慶頊應寅等又下傳位東宮之　教永慶等又防啓曰今茲傳　教出於群情之外此蓋用癸巳防啓中語也賊臣仁弘在嶺南上疏以請永慶之罪至有執其言原其心則異時將欲自爲彌遠而濟王我東宮等語且引春秋傳監國處守之義迫脅傳位之事　宣廟大怒至下人臣忍退爲君之　教因竄仁弘爾瞻慶全等未及就配而　宣廟昇遐矣自是仁弘爲群兇之外援每起大獄

仁弘輒上章傅會經義文致獄事戊申臨海之獄遂引春
秋誅討之義劄請以臨海頭示差官是時皇朝差官嚴万二公出來將與臨海光海面對下詰
癸丑永昌之獄又劄請斷以周公處管蔡之義至有園中猶豕
之說且引先武於百年之後黜呂后於宗廟事以啓 大妃廢處
恭嬪追祔之論及丁巳廢論之起又引張南軒廢武曌立中宗之
論以飾奸言末乃倡先廢後奏之議矣爾瞻及筠皆以仁弘之
說為的歸豈八路儒生且咲館學之士日進不道之疏只以其首
惡言之偉卿之疏首引春秋仲尼書姜氏遜于邾綱目胡氏衆
棄之之義造詞之啓又引綱目朱子書遷太后離宮之義惟誕姓尹也
之疏又引國朝貞陵故事國光姓李也之疏又引春秋傅哀姜

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之義而直請行、太宗大王之明典忠胤之疏又引春秋傳齊人討哀姜之義則謀害西宮之論作而無人禦之者矣非但不能禦亦一時靡然而從之者非讀書知義理之人亦不能下其誣引經傳為侮聖言之罪也且我國自 天朝都燕京之後其字小之義無異内服我國之服事 天朝其恩義父子君臣而壬辰再造之恩尤為萬世不可忘者也 宣廟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平生未嘗背北而坐每遇土產珍味進上必置床上西向四拜以祭而後嘗之又有萬折必東之 教以示萬世血誠事大之意及光海罔念 先王遺教忘恩背德不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己未征虜之役密教帥臣弘立觀變向背

卒致全師投虜流毒四海王人之来本國拘囚羈縶不啻牢狴
皇勅屢降無意濟師使我三韓禮義之邦不免於夷狄禽
獸之歸於是甫瞻與筠欲戰爲口而定國是設刀鋸鼎鑊以
待言者則一國惴惴莫不保朝夕孰敢有嬰之者乎況其所
引經傳之義當時諸公雖皆決知其爲誣引而亦不知其持
何等語義以瀾之也鰲城李相公遂引檀弓爲伋也妻者爲
白也母以折之而猶不足以勘破仁弘之說惟寒岡鄭文穆公
逑疏劄及與其門徒所持之論每引朱子之説其言有曰爲
宗社大逆負天下大罪雖有如武瞾者宋臣張栻猶以當時
不廢爲病而朱熹之論則以爲在中宗則決不敢爲黜母之

事雖以武曌之不毋朱熹之論如是〻萬古之所當法云則
仁弘之徒亦於此論不敢抗焉然而大海奔波非一葦可抗
光海竟廢　昭聖大妃而追崇其所生母恭嬪躋祔　宗廟
矣　仁祖之反正也遂以光海不毋嫡后不尊周室爲春秋之
罪人歷數其罪於奏文頒敎之中則惟此兩大義固已明於
天下矣我師門又明尊周之義於　孝廟之朝明毋嫡之義於
顯廟之朝則今此兇黨謀廢　國母以至謀害搆成誣獄其罪無
異仁弘爾瞻不啻明白當此之時如有當世道之責者博考春秋
經傳綱目諸書得其義類如鼇城寒岡之據經引傳而明之
以大悟　上心開釋朝迷則邪說猶可以闢之世道猶可以救矣

玄相四条劄中鄧揮寅簡之屬殆不容誅等三款一即爲中殿討賊二即殺銀誅復之說行於閭里不必究問三即賊籍勳臣以及元老大臣之罪及坐雖甚緊切然無經據可以證今日之事者則辭而闢之〻切何能辨得而亦何以防大禍之萌杜大亂之漸乎於是有識之士益知我師门之死可以爲天下吊也又按夫子無其位而假魯史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必託其始於隱桓二公之際者其微意盖可知矣古者諸侯無二嫡不再娶惠公元妃即孟子継室即声子孟子爲正后而卒継室声子既主宫内之事則亦爲正后也至如仲子雖以宋公之女夫人之禮迎之不敢爲嫡妻正后而况非宋公之女不以夫人之禮迎之者乎此義不明於世公羊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説漢儒引之

不知其陷於傳會經訓乱人國家之罪夫子之必稱管仲之仁至以民不被髮左衽到于今受其賜爲言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桓公之五禁無以妾爲妻豈非春秋不再娶無二嫡之義者乎然而自三代以後一娶九女之禮廢則繼室主壼之義不得不歸於再娶之禮此亦古人所謂禮以義起者也漢唐諸儒皆不明此義至於胡子之傳春秋也始發之而朱夫子是正之則此與朱夫子與南軒論五王事一貫來歷也知春秋孟䍧仲子之事則知今日敦寧疏議及政院覆逆之論者爲當初一種邪說所中之害也知朱夫子論五王則天房陵之事則知今日立異於　中壼復位之正誅討之義者亦爲當

初一種邪說所蔽之害也孟子以邪說暴行比之洪水猛獸之害而以能言距楊墨者與神禹同其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論之今日知我師門之道者為知春秋之義知春秋之義者可與語今日復位之正誅討之義也余少從故教官李公諱挺立學公乃宗戚之子而故鄭公彥訥任公叔英之門生也博古文通大義每語余曰我朝小人之亂政至昏朝而極其弊寔由道學不明而亦由我 聖祖賢子授受之間不能無慚德繼此以往 光廟乙亥之事 中廟丙寅之舉皆稱禪位而不以實奏 天朝因循苟且名位未正馴致小人窺覦 上意尨言惡動嫁禍士林幾乎亡國者比比至于昏朝而極矣 仁祖之

反正直擧先海之罪以明撥乱反正之義者此皆儒賢餘教
未裹之功也其奏請昏朝之罪也一曰廢母二曰密旨弘立投
降北虜也惟此奏本實天下之大義而不幸至有丙丁之事
而今知此義者世無其人君若欲守吾說往見今之所謂兩宋
者乎余至年二十六始執贄往見懷中兩先生其臨方毋所
訓惟其所載之道而已至如時事則不屑言之也於是乃疑教
官公之為欺我者及尤齋戊戌之出請黙懷慶之儒於從祀
之列戊申再出復以復貞陵之議建白而行之當此之時教
官公尚在謂我曰我之昔年所以教君送懷中者今何如耶
至此而後吾知吾師门出處之義合於春秋而猶不知邪說

之害作於其間轉輾以至於誣辱 先后廢黜 國母也以至
今日苟極本窮源推而上之則其大禍之萌大亂之端皆有所
自來者久始於南漢三臣執送虜營之日著於龍川賊臣
交通外國之時發於金賊通謀舌人之事成於始壽受制強
臣之讒而謀廢 國母之禍因以作矣未售於庚申而更發於
己巳者全然是仁弘爾瞻之所為也幸賴忠臣義士出萬死
之計得一生之功亂賊討誅於前而猶有未盡於春秋之義
者故僨敗於十年之間元老大臣勳籍諸臣無不被其大戮
者 中壺復位於後而更有未盡於春秋之義者故邪說復
作於設鞫之初罪人斯得而未能正其罪噫 國母謀廢謀

害搆成誣獄魚肉搢紳此何等罪名而莫或舉之者乎章
而前後究逆情節莫逃於 天日之明歷舉於當初下鞫廳
備忘之中而只以下無將順之臣朝多壅蔽之徒故以言其
復位則告 廟頒教之文不成義理以言其討賊則殲魁治
黨之義不克著明若非玄相四條之劄則今日之事天下後世
之人謂之何哉而鈇鉞之誅必將作於秉春秋之筆者矣夫
五刑所以弼五教天討所以將天命五刑不明天討不嚴則五
教何由而行天命何由而正乎故朱夫子有言曰凡聽五刑之
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推之必如此然後所以悉其
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施而不悖信斯說也今日治獄

其於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何如耶以春秋孟子為元妃拜子為繼室仲子不免為妾之義論之則其致隆禧嬪疏時翰之說為何如也以古禮伋妻白母外親無二統妾子為父之後服其母以緦之義推之則謂希賊在議親之例者何如也以綱目五王告二張中宗復位朱子特筆之義推之則今日發告者而訊當入誣獄之人何如也以己卯諸賢復 昭陵復慎妃癸亥反正大妃復位尤齋再出復 貞陵之義推之則今日 中壺復位時政院議處之論敦寧疏事之議何如也夫大禍之端初萌惟明者知之而暗者不見以為過慮誤計大亂之端初發直者言之而愚者不知以為激之使亂故聖人貴制治于未亂圖事

於不見何以言之徃者善道以毅中之孫澄浩之族孫露章
以沮同春毀介清祠宇之論則其時士論必欲正其迷朝之罪
人或疑其太過其後善道果與賊鏞雄唱雌和託以禮說嫁
禍士林　顯廟初年王子公孫以便服不時出入闕中或留宿
不出沂川洪相公筵中陳達以爲此漸不可長識者以爲知言
其後楨枏坐汚穢而黜竟至謀不軌而伏法　世子誕降之
初緯漢之疏出而繼有　元子定號之　命則尤齋即引己
卯彥浩置元子何地之說陳疏以明其不然而竟至不免於
後命之下壬戌之獄諫臣欲鈇以誣告之律則尤齋深以爲憂
至發朝廷無體統之論則世皆譁然而非之至於玄相亦不能

無致疑於其間矣不幸勳籍諸臣果皆坐庚壬兩年獄事而
死此吾所以必欲知大禍之萌而言之發大亂之端而防之也今日
敦寧陳疏之議攻浣收議之請希載斷法有不安於 世子之
說禧嬪降號必欲致隆異待之請此皆他日大禍之萌大亂之
端而當初臺臣雖有循例塞責之言而儒宗大臣豈可無拔
本塞源之論於其間哉玄石相公於四条之劄既發其端而未
了其說余於前後累以書勸其更進一劄而未及再赴 召命
遽爾卒逝則我師門之道終不可行於世矣慨然興歎而已適
於甲戌冬有諸生來請卞誣討賊疏草者余遂以引據經義
之說草定以給則疏生僉議不能詢同終不全用其文又於

丙子之春諸生來請對擧時翰之疏於余余又引據經傳草定一本以給則政院又託以疏辭觸諱不捧三攷三呈而終不捧世道至此更何言哉此余所以必欲記先生遺事之最關世道者以傳於後也但恐或有不待七十子死而大義已喪之歎故聊以諗於同志而請教焉 右論士論歷伸宗閔世道之升降士習之汚隆

夏后殷周繼唐虞禪其義一也禪以官天下繼以家天下而家天下之中亦有官天下之義唐家之法所謂時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是也惟我 本朝受禪之事最多蓋我 朝列聖惟我 太宗之於 世宗直以受禪傳國而如我 世祖中廟皆以反正擧事而奏聞 皇朝則必稱以禪位也 太祖之禪于 恭靖恭靖之禪于 太宗臣未

知當時作何辭以奏 皇朝而 世祖之癸酉誅宗瑞直以叛逆
奏聞乙亥之廢立直以禪位奏聞今觀其時奏聞稱以 上王多
病者是也故當時 天使來寓太平館 世祖欲同 上王宴於
景福宮蓋於是時 魯山猶不至廢故稱上王也是以成三問等
六臣密謀欲奉 魯山與 世祖同宴 天使而因為舉事復位則
世祖炳其幾微而其謀遂泄矣成三問等誅死而 魯山廢置寧
越臣亦未知當時作何辭奏聞也 三朝大事野史亦不敢書臣
所未知而 中廟以後則以 太宗褒奬節義 世宗崇重儒道
之故菁莪之化蔚育人才而儒賢輩出士禍斬伐雖相繼而文
獻之傳不可禁矣臣竊伏見稗官雜記 中廟反正初遣金應

箕等以請 誥命再遣崔淑生等以奏會本所謂會本者八道吏民父老及朝廷百官宗室大臣合請禪
位之文本而後 天朝始命 中廟權署國事則淑生等於館中具題以
進禮部有曰危病邪之伺也大位姦之窺也 國王之痼病猶留 新
主之爵命未加國事無統人心未定所謂國王即指燕山也燕山宜
稱以上王而 中廟未及受命於 皇朝故猶稱燕山爲國王也所
謂 新主即指 中廟也 中廟雖以 王大妃之命嗣位而未受
誥命於 皇朝故曰 新主也明年春再具 王大妃奏本以請然後
始賜 誥命而燕山猶稱讓老王也燕山廢處喬桐明年以瘟疾
終而不告訃 皇朝故 正德皇帝嘗於 天使之來有賜物於讓
老王至嘉靖乙巳本國使臣以請謚朝京時禮部問讓老王存

沒於譯官〻答以生存及　明宗嗣位謝恩使臣之行朝家疑禮
部之吏問讓老王存沒而難其辭至於收議大臣當時大臣莫敢
容喙而惟左贊成臣李彥迪議曰臣意宜以實答之彼若又問曰其
時何不告訃請謚乎則對之甚難臣謹按高麗史獻宗有疾讓
位於叔父雞林公熙臨薨遺命曰我既乞解機務退養殘骸我
死飾終諸事宜從儉約不須告奏煩瀆天朝故高麗君臣遵其
遺命不敢告奏上國厥後麗王讓位於兄弟者非一而及其薨也
皆不告奏蓋循獻宗之例也今可以此援例爲對矣以此觀之
則　太祖之於〻　太宗太宗之於〻　恭靖受授之間及　世祖之於
魯山　中宗之於燕山廢立之際權辭奏聞於　皇朝必皆與彥迪

所論一体矣至 仁祖反正其受 昭聖王大妃之教而數光海之罪事有相關於 天朝而亦有得罪於倫紀者故直請廢立而 天朝亦據法以許蓋以密旨姜弘立投降北虜及廢 大妃事是也列聖禪繼臣子容口之難如此而頃年有欲排我師門之禮論及癸亥反正之舉者著禪繼說一通而玄石相公亦嘗舉此以示余其說蓋以唐虞以後之禪位皆簒云尒豈不悖哉

謹按惟我 本朝聖啓神承家法國制無愧三代但於 國初聖祖賢子傳受之際其於春秋臣子必受命君父之義不能無慚德且於春秋后夫人之等不甚分明故其後群下每於宮壼儲嗣之間竊覘 上意以逞患之以至倫悖乱作而後已此雖

臣罪之大亦不能無累於 列聖之德也繼此以往 先廟乙亥之
事 中廟丙寅之舉亦未免慚德蓋以奏聞 天朝皆托以禪位
不以其實因循苟且名義未正也以此馴致小人窺覗 上意危言
恐動嫁禍士林己卯乙巳之禍是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至于昏
朝倫紀斁絶義理晦塞及 仁祖改玉奏聞 天朝直擧光海之
罪以明撥乱反正之義其罪一曰廢母二曰密旨弘立投降北虜也推
此奏本蓋所以正天下之名義而杜禍乱之源者亦所以報 天朝
壬癸再造藩邦之恩者也不幸以至有兩丁之事則爲士論者於此
必有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之心然後可以永有辭於天下後世也
且以宮壼之事言之則己卯諸賢之必以復 昭陵復 愼妃爲第

一義癸亥反正諸臣之亦必以 大妃復位爲第一義者爲是故也
而當時士論亦未能知拔本塞源之義而正其亂之所由生至我師
門復 貞陵之擧然後我朝三百年家法始無愧於三代也我師
門平生秉此二大義必欲其不失以至殺身而無悔者皎如日星則
今此 天心攺悟 中壼復位宗社 聖上繼 仁祖反正之志而明
天下大義之重者也有所異於此者則宗爲乱賊之歸春秋之罪
人也一種邪說從誰而作使鞫獄不嚴大罪未討則世道又無可
救之路矣爲此說者必有所祖而王弼何晏之罪甚有當之者乎右論
本朝禅位出於反正攺紀之初而以其名義有正有不正故朝野爭論不已以致
勲戚大臣與士類角立則邪說作於其間而士林縉紳之禍起
秦之焚坑漢之黨錮朱夫子以爲基於稷下甘陵然而當時未聞有

分黨目之以邪正者至唐之牛李德裕嘗言於武宗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在人主卞之耳其為分黨互相目以邪正之始也至宋仁宗初年韓范富歐諸公出而有分黨之漸歐陽脩作朋黨論以上之及元祐熙豊之間王介甫出而黨論大起不但目之以邪正小人必加君子以簒逆之名朱夫子所謂群小動輒以簒逆之名加人置人於族滅之地以為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為國家計者是也君子之治小人則不然常失之緩蓋欲發其大罪則小人巧於自免反誣君子以陷人故君子為此之懼只發其言語文字微細之事而攻之矣是以人主以為已甚而小人因而復進熙寧之欲去安石只以抵惠卿之私書元祐之欲去蔡確只以車蓋亭之一絶句是也然

而當時元祐諸賢只擧其細過小罪以發其鴟張之勢而已亦不敢
擧安石學術之誤心術之邪也故安石蔡確之黨更進而元祐諸賢
猶得免誅殺之禍矣及靖康之末陳東崔鶠請誅蔡京等六賊
而極言以暴章惇蔡京蔡卞蔡攸蔡翛紹述之罪故竟不免東市
之斬以我東方事言之麗末之殺圃隱己卯之殺靜菴皆目之以簒逆
戊午之史禍乙巳之誣獄皆論之以大逆不道而當時士類不敢公訟
其寃或有訟寃而亦不敢直擣小人囊橐窟穴之所在而攻其心
術之微學術之誤故訟寃者不被慘禍而小人旣敗公議自發得伸
其寃矣至 宣廟朝重峯趙文烈公憲上疏以下西人之被誣而論
列汝立潑洁等之罪有曰必威凌君父戕殺士類又曰丁謂懷慝必逆

寇準漢無汲直孰制淮南逆謀臣恐若此不已則將為李樑尹元
衡復讐者轉變為莽操而人莫敢抗議也云云以此重峯被罪編
配北塞四年己丑汝立果謀叛逆伏誅而其推尊通書者多被其罪
未幾松江鄭相公以其時委官安置絶塞壬辰之亂僅得生還重峯
於己丑之變章被放還而竟殉節以死於壬辰之亂當時士論不過曰
趙某揚小人之惡而發大亂之端而已或有疵毁詆極而至今未已者
亦皆一番人護黨之論而一代公議則終未泯滅故其後百年之間猶
未聞有以激之使乱為重峯罪案者至庚申甲戌之獄世或以激之
使乱為我師門一大罪案而自謂士類中人者至於上疏言之燓哉
聡聽眩乱是非以致己巳之獄賊殺勲籍諸臣以及元老大臣此正與於

不仁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也世道之變至此更何言哉更何言哉

謹按易曰履霜堅氷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漸矣蓋聖人極言亂臣賊子之情而直窮到底之辭也是
以君子貴防其微而杜其漸易之羸豕孚蹢躅是也以 宣廟朝
乙亥以後事言之沈義謙以 仁順王后之弟因事過金孝元之銓
郎至於六七年而後通則孝元深啣以爲義謙心麤氣麁不可柄用
以此先輩謂孝元爲含怨報復之人後輩謂義謙爲害正之人及
仁順大妃薨東人首謀攻思菴以孤義謙之勢七月許曄爲諫長
金孝元爲司諫乃謂思菴爲委官按弑主之獄失體啓請推考
則松江謂栗谷曰東人請推大臣必是挾邪議動搖賢相使不安

其位也此爲東人排擊青陽君之漸而松江先知欲以防之者也
是年十月栗谷議于蘇齋盧相公啓出沈金兩人于外以鎭定浮議
而朝著紛紜未已戊寅尹晛與金誠一同作銓郎論議矛盾遂成
嫌隙而晛之叔父梧陰月汀二相公遂爲誠一所彈駁李銖賂米之
獄起而臺諫始擧三尹之名以爲受者則金黃岡以大諫甚不韙
東人所爲乃啓曰三尹皆以良臣別無大段過惡今其受賂虛實
未可知安知非陰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獄事之成治罪未晩而先
拈出三人名從請治罪非待士之道士類進退所係非輕云此其爲
東西大乱之漸而黃岡先知欲以防之者也己卯三月都憲李拭
與執義洪渾掌令鄭熙績等上疏分卞東西邪正而欲斥青陽

君為小人極詆鄭澈及金繼輝為邪黨則五月栗谷以大司諫在石潭上疏辭職請打破東西保合士類其略曰日者憲府之疏始敢顯斥西人為邪黨以義謙為小人論議之激極於此矣義謙則已矣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如鄭澈之忠清剛介一心憂國金繼輝之清白自守明練典故韓脩之恬靖老成好善愛士此三人之退已為可惜況其吹毛覓疵使受汚名者不止於此乎云云此其東人以青陽君為機穽擠陷西人之漸而栗谷先知欲以防之者也七月正言宋應泂斥栗谷為代人製疏匿跡回互詭秘不直則叅贊白仁傑上疏明其實狀而朴相公淳盧相公守愼亦極陳栗谷之為君子此其東人必欲並害栗谷之漸而朴盧二相公

先知而欲防之也辛巳李潑素嫉青陽君必欲羅罪擊去乃見
仁弘贊其決仁弘見栗谷力勸共論青陽而栗谷不從則潑又見
栗谷力言不論義謙則仁弘將棄官而去之則栗谷乃勉從而
牛溪乃歎曰不有景涵誰主此論不有德遠誰決此計可謂平地
起風波者矣此其為東人必勝西人之漸而栗牛兩賢先知欲防而
不得防之者也癸未栗谷之被寵擢倚毗日重而宋應溉朴謹元
許篈等疾首側目必欲惎間之乃以納馬免賤且行且聞為專擅
國柄也被召詣闕病留內曹為驕蹇慢上也以至三司合謀專攻
栗谷以為誤國小人則牛溪上疏痛卞三司朋譏奇中之狀而 上
命招大臣卞別朋姦之類則領相朴淳以為應溉篈等挾怨構

陷至謂應溉乃棋壽之子應泂之兄不容於士論鈞乃曄之子
不謹居喪見棄士論於是三司極加醜詆於思菴並斥宋谷牛溪
則自 上命招二品以上引見于宣政殿下教曰沈義謙金孝元兩
人予欲遠竄左右皆以為兩人今皆補外不必罪之又 下教曰
朴謹元宋應溉許鈞予欲遠竄左右亦以為此人等雖有過越
之言 聖明之下不可以言獲罪松江以刑判進曰此人等不可不
明示其罪以定是非於是 上命竄應溉于會寧謹元于江界
鈞于甲山李墍除長興朴承任除昌原而 上自製責詞以譴之
大司諫金宇顒啓曰三竄責詞太重仍請還收則 答以國可
亡三奸斷不可貸也此其為東西斷殺之漸而思菴牛溪松江

先知必欲以防之者也甲申李山海代栗谷為銓長引進奸黨紿述邪
論松江思菴知洪水之勢不可遏松江首先請放三竄至乙酉六月
思菴繼請放三竄而松江大被兩司論斥書名天府於是兩司論義
謙以植黨朋比貽禍士林而西人名流皆入學禁黨碑之中此其為
奸黨得志放肆蕩然不可收拾之漸而栗谷既卒思菴亦退無
可以防之者也丙戌重峯上疏極言奸黨將為國家之禍有曰漢無
汲直孰制淮南逆謀臣恐若此不已則將為李樑尹元衡復讐者
轉變為莽操而人莫敢抗議也此其為東人不臣之漸而重峯獨知
以先言之者也沈守慶鄭昌衍鄭彥信相繼為三公群邪充滿朝廷
後三年己丑汝立果謀叛事發而彥信以欲斬告者而敗吏判彥智

以供辭誤罔而竄李潑洁以出於賊招而斃白惟讓以汝立婚家書辭悖慢而死盧守愼以曾薦汝立而敗金宇顒坐與賊相親而竄矣未幾松江以不參尋山海之故與之相失而重峯龜峯因以遭譴松江又以建儲事遭讒見忤而西人名流無一人免於竄逐者則重峯又上一疏有曰六軍不發之秋雖或飭國忠鞭林甫唐家宗社之恥宗未能昭洗而朝無胡銓之論野絶陳東之議云云則自 上目之以邯鄲黑青而疏不得入蓋國忠指金公諒林甫指山海也明年倭乱作 君臣播遷國幾滅亡蓋自乙亥至于今二十有八年此其為履霜氷至非一朝一夕之故者也

又按正德乙亥 章敬王后上賓冲菴金公淨訥齋朴公祥倡論

上疏請復廢后愼氏而兩司長官李荇權敏手等指爲邪議啓
請拿問定罪靜菴以正言論斥權李以臺諫職主言路反罪
言事之人朝議因此携貳己卯乙巳之禍相繼而作則尹任以
章敬王后之弟爲其禍首 萬曆乙亥 仁順王后上賓思菴有
按獄之事而大司諫許曄正言金孝元以爲綱常大獄按覈失
体啓請推勘松江以爲挾邪議動揺賢相朝著因此角立朋黨之
禍作而沈義謙以 仁順王后之弟爲其禍首余謂甲子一周國有
王后之喪內戚失勢而士林之禍因萌於此異哉又按小人之治君
子必從微至重果易罪名乙巳群兇初謂任不自安灌有形迹次
謂任有通書內間事灌欲禀當立何人終謂任謀立瑠岏灌圖

莊 宗社凡三變其辭必置之逆而後已乙卯群小初謂先生誤禮
貶薄君父壞亂宗統次謂先生歸嫡統於 昭顯以爲他日之計終
謂先生屬意於焜熀其漸重罪名終加逆節與乙巳群兇前後
一轍若非 聖母好生之德忠順之獄毋見於戊午己未年間矣 右論

自古黨禍起自邪正之辨而終必加逆節之名於君子

祭九齋先生文曰嗚呼哀哉先生之今日此禍天乎人乎若天也則天道
欲平治天下而不欲喪斯文其理必使先生先生有其位其壽而又必令其終
不當報施反常殃慶倒施竟至於此極也若人也則人道好是懿德而
不欲斁倫紀其心必願先生先生同其世其朝而又必使扶持全安不當媒
孽搆誣甘心必殺竟至於此極也豈氣數屈伸陰陽推盪天不能

勝其已定者耶抑陰昏塞世涸濁莫卞人不自知其賊仁戕賢爲通
天之大罪耶將蒼蒼者都無所知任其自然而使庸惡陋劣之人翕覩
肉走忙手乱脚操刃刺人歸罪於兵者耶是皆不可知者而惟小子平
生尊慕悅服之心含冤忍痛失群長號直欲籲天而無從也先生承
後命之日惟以孔門二三子服夫子之制受巾經而出今又先生即遠之
日力疾匍匐來哭操文而告之曰天下之生久矣其氣化盛衰治乱相
乘而天必生大賢君子於其間使之御其氣而回之泰轉其世而反之治
若使不幸人力未勝挽之而不回則君子道消哲人云亡天亦於此而後
奈何矣先生遭遇 孝廟適當五百之期魚水風雲將大有爲以明
天下之大義而且遭不幸永安遺詔弓劍莫逮而邪說暴行又作矣

竟使先生不安於朝奉身而退猶章相學士大夫奉 先王之餘教道

達誠意於 當宁絓纊之下者故其間雖有螮蝀陰翳迭作互蔽

而終不掩日月之光矣先生因爲荒野之遯端居深念不動聲色而

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容息於覆載之間者

三十有餘年至于今日一縷絶於千勻之下更無着手容足以爲迓

續綿延之地者而回譖之奸又紛然而起群犬吠雪衆鏑叢身則先

生終不得免而落於羿彀之中矣此亦氣數之會天理之變而春秋

必先剪其所忌者耶雖然先生之在世也如泰山北斗高揭乎天地之

間雖不見其運動指揮而功利之所及四方之所仰人皆漸被其餘澤

而知有所趨向今先生没矣窮山黑夜狐狸魍魎無物不有變怪百

出縱橫馳騖於顯明之地宲有不可以人力制而終爲天下之大患者事至
於此而萬目皆覩則雖閭巷婦孺之賤亦皆知先生平日功化之溥博而邪
說之害人果有甚於洪水猛獸者昔禹抑洪水周公驅虎豹而人得平地
百姓寧息其功蓋與天地並立而孟子乃斷然以孔子之作春秋無其位
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者配之而且自以其息邪說放淫辭距詖行以
闢楊墨者顯然自附於三聖之功之列夫孟子之距楊墨不過曰辭而闢
之孔子之作春秋雖云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而其宲蓋皆空言惟以其辭推
以其空言而準之乎天地成平去猛獸害民者之功而天下以爲是固然不謂
其誇且大者而況先生之冬蟄春魚淵默雷聲能使亂臣賊子不敢作於
世者至於三十年之久而人得不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則其功化之著於一國

者為如何哉而猶有一端惡口小家論議守己殘而妬道其傲然自大於南越黄屋左纛之娱者則此正不通春秋之義而不知讒賊之在其前後者其何能免於為法受惡之罪哉惟我先生之先知知堅冰之萌於履霜之初而直以拔本塞源之義獨為先治黨與之論者久矣至于今春馳羅之行更申其説而為文以告沙溪金先生之墓為詩以贈畏齋李相公疾革之日則終始為世道深慮不以死生禍福而有所前却其至誠可以貫金石通神明而深有得於史外傳心之要典者乎至若先生之道德學問則非小子之所敢鑽仰而名言者竊嘗記昔侍先生於溪堂之日先生朗吟高咏吳草廬所撰朱子畫像之贊而其辭若出金石其意若有所味自是小子每於平居亦嘗吟咏玩味於此而

以先生之平日出處語默動止與其氣像模範而想像默會焉則我先生之千古傳神其亦在於此矣盖我先生資稟純剛學問充博其經綸天下之道黼黻皇猷之文宗有得乎東方文獻之傳接乎退栗統緒之正而上溯洙泗洛建源流者淵乎深矣其殆庶幾乎合体用貫動静通心迹本末一於中而融於外者乎先生嘗爲學者言曰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天下義理至朱子發明而更無餘蘊矣後之學者於朱子之書未嘗味其載而汎濫乎諸家又從而爲疊床架屋之說不自知其流於吳楚僭王之罪者亦獨何哉今而追思此言則其意盖有所指也且余嘗問爲學次第則先生只擧朱子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又貫通乎三

者之間所以成始成終此二語以教之曰吾知其之為指南而已嘗問吾儒治
心之法則以昏惑放肆為戒曰昏惑陰裏病放肆陽裏病陰裏病為柔
惡陽裏病為強惡其所以治之〻方惟在主一也此是先生屢〻赤心說與
人者某於是知先生前所誦朱子畫像贊即為此學功效而此所聞數
語即為此學工夫也若能從事於斯孜〻不已則先生所謂程朱法門
庶可得其所入之路而只以小子質魯才薄從先生三十六年竟為依舊
伎倆人物則不惟負先生教育之意其得罪先生而貽辱門下者亦
多矣若以其大者而言之則坡門溪門之終始必分昔者亡友趙復亨
嘗為某言繼而先生亦言尼山家學之弊雖以小子之愚亦知其言
之可悅而惟不知所以繹而從之及至彼以夾輔師門之意為詩以哭

亡友鄭曉昌而自書其語以示小子則中有擬作兩驂同翺翔之句其願爲我師門之顔曾者不翅明白丁寧　小子益信之不疑欲每事惟其言之從豈意彼自戈起於門墻之間使先生之跋胡疐尾至於此極小子蹤跡又爲之凉踽也夫向者丙寅拜先生於華陽洞之溪堂則先生以夫子前言戲之之義笑而責小子曰儞因尹吉甫薰鑴氣味且於復亨所言當從不從而從其不當從矣事竟如何小子聞命自不覺其毛骨俱竦而臍不可追噬矣且知仁勇三達德勇爲最切仁知非勇則亦不可致此語昔者小子亦有聞於先生而不能於勇之一字宲用其力畢竟爲無勇氣之　己未之獄既不能從子慎而死今日之禍又不能窮　僨而從之則亾亾終始

淂免於硎谷巨馬之祆而重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人裡衣以

乾雞絮之奠以相執紼之役而俯仰嘰噓於宿草柝櫝之間哉

嗚呼哀哉尚饗